

追求散文诗丛书

徐迟

徐迟诗选



徐迟诗选

徐 迟

鄂新登字05号

徐 迟 诗 选

——追求散文诗丛书之一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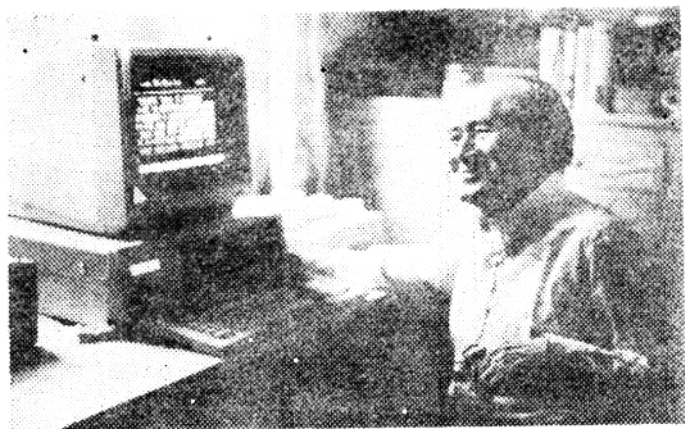
787×930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3插页7000行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54—0562—2

I·492 定价：3.00元



徐 迟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认为大多数散文诗，只要分分行，就成了所谓“诗”。其实不分行的连起来的散文诗，也就是诗。本书作者将他自己六十年来所写诗约七千行，收集在一起，而并不分行地连书在一起，编成这本《徐迟诗选》。作者说，它们不是“史诗”，也似“诗史”，反映了本世纪的许多生活的若干重大的侧面：爱情、革命、战争、建设，都写到了。它总还是有它自己一些特点的。所收入的诗一共有出版过的诗集六本，发表过的长诗一部，以及大量未发表未收入集子的诗作。其中有抒情诗，有叙事诗；也有诗剧，但未收入。这本诗集，别具一格，是一个“试验版”，听取意见以后，更当增订、校勘，编入作者正用电脑编辑的十卷本《徐迟文选》。

出版说明

本诗集由作者已出版过之下列诗集和《集外诗稿以及未发表手稿》构成。

因作者拟将本诗集作为将来多卷本《徐迟文选》中之一卷，故附录了《关于第一卷的一些说明》和《徐迟年表》。

现将收入本集之各诗集列目如下：

- (一) 二十岁人
- (二) 明丽之歌
- (三) 最强音
- (四) 长诗：一代一代又一代
- (五) 战争和平进步
- (六) 美丽神奇丰富
- (七) 共和国之歌
- (八) 集外诗稿以及未发表手稿

附录：关于第一卷的一些说明

徐迟年表

(一) 二十岁人

目 录

新序

原序

一九三二年之作

小月亮(9) 寄(10) 秋夜(10)

一九三三年之作

独居(10) 桥上(11) 若溪的溪水上(12) 春天的村子(13) 一个没有护照的侨民(13) 夏日小景(14) 轻的季节(14) 木叶的雕琢(15) 淋浴的悲感(15) 年轻人的咖啡座(16) 酒液(16) 白鸽的指环(17) 纸烟的艺术(17) 纸烟的希腊文(18) 日历纸(18) 繁花道上(21)

一九三四年之作

伞的图案设计(22) 初夏之色(22)

宿舍之窗(23) 月明之村(23) 微雨
之街(24) 夜的光(24) 雨(25)
Meander(25) Leander(26) 罗斯福
的新纸牌(27) 七色之白昼(28) 夏
之茶舞(29)

一九三五年之作

二十岁人(29) MCMXXXV(30)
都会之满月(31) 烟草之感谢(31)
奔驰(32) 江南人(33) 隔河(33)
夜之无言诗(34) 市河(34) 家呵(34)
光辉(35) 幻感之径(36) 隧道隧道
隧道(36) 故乡(37) 水风车(38)
恋女之篱笆(38) 刻舟求剑(39) 画
风景的女郎(39) 临时画室中(40)
春烂了时(41) 火柴(41) 我及其
他(42)

一九三六年之作

六十四分音符(43) 年老的海盗(44)

《二十岁人》新序

这诗选，内有八个部分：依出版先后为序的六本诗集；插进了一部长诗；然后是已发表，而未收入集子的，和未发表过的，按照手稿付印的诗作。我一生诗创作不多，就只有这么一点儿。但遗漏的还很多，待以后再补充。

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目录，可供查阅。

这个新序限定于我的第一卷里的第一个诗集。以后几个集子也会各有各的序、跋的。

为重版我的诗集《二十岁人》，作了两种改革。一种是当初编目未按年月，因此头绪是不清楚的。读者虽一般地不会有感觉的，但是其中的线索确有点乱，现在改过来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东西，次序不太可能十分准确了，但自己比较安心，大体上有个顺序了。目录是连排的，节省点纸张。如果全国的诗集都能这样做，节省的纸张可不少，且也好看得多，一目了然，更便于检索。

二是诗也不分行而连书了。这个改革或者有点

意义。我国古诗从来不分行的。《诗经》和《离骚》，李白或杜甫都不要求分行，不要求把自己的诗放进较大的空间去，宁可肩挨肩地挤在一起，有很高的密度，反而光芒四射。这里不是说我的诗还行，我只是说这个古代传统很有点意思。诗分行是不是好看一些？不分行是不是不好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看诗不分行，无损于诗意与诗情。我这个集子要收入很多首、很多行诗，如果分行，篇幅太多，本子很厚，效果还不一定好，而且会显得很有点浪费，亦于心不安。恢复传统有时固是倒退，有时又是复兴，往昔之文艺复兴，就是有点儿革新的意思。

至今新诗多半无格律，无音韵，是诗的散文文化，是散文诗。则连书亦无不可，并不影响读者对它们的欣赏。当然我并不反对诗的分行。西方诗无不分行的，是他们的传统。我将本来分行的诗连书，不过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小小试验吧了。这一来，我就可以多选一些诗，基本上找到了的全选入了，除个别例外，计亦良得，只有一首《橹》，要请它搬家，请它搬到第五卷的《散文集》里面去了。其所以还称“文选”者，则因为还有不少作品并没有能找到。

说实话，我主张诗要有格律。散文诗之因无格律，故而只是散文诗。这里不是讨论“格律”的地方，

不多说它了。在该说它的地方说吧。

本来我不打算说自己的诗的。但第一版编出来后，就有一些想法。我怎么看待我那些诗？《二十岁人》那样的作品，先前是自己欣赏过，自鸣得意过的；后来自己把它们“放逐”过，然后就给予否定了。到《最强音》，诗风来了个突变，变得非常“刚强”而且“健康”了，然而诗意随之减削，以至消失。而十多年间我很少，或者竟是不想写诗，不写诗了。开国后，甚至连散文也写不出来，只写一些向国外作宣传的新闻报导了。但后来又写了些分行的散文诗之类的所谓诗，还出版了一本《战争和平进步》的诗集，接着又被聘请为中国作协的《诗刊》副主编，不免重操旧业，又编了四年的刊物。这中间免不了又写了一些诗，并出版了两本诗集。再以后又停下来了。“文革”以后，才发现自己是只能写散文的料子。我是不配写诗的人。然而回头看早年的旧作时，却感到较为称意，不再“悔其少作”了。我重新觉得《二十岁人》、《明丽之歌》，虽然浅薄，虽然幼稚，虽然可笑，却无羁束，没有套子，直抒胸臆，感情丰富，真挚可喜，文字清新，意象生动，那时人很年轻，血气方刚，还很健康，谈不到颓废没落，真是如今再也不能做到，再也写不出来的了。

乃有得色，觉得我重编旧作，将一生作品编年整理，反倒可以隐约的看到时代的发展变化，历史的潮汐起落。虽非史诗，亦似诗史，是一部小小的诗史，也算是半个世纪来的，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和他的情绪曲折的真实纪录。从这个《文选》的工作，我才发现它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我有我的幻想，也有我的幻灭，以及我的再幻想，以及我的再幻灭。最后是一些悼诗，展示了一个时代的老去和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出来。我估计当这《文选》的全十卷都完成之后，这整个图景上，将会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一些云雾室里的一些轻粒子似的径迹来。

原 序

无论如何，

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我却“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地活着，而这世界却还有几个读着这“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这一类东西的人在，那就仿佛是鬼一样的僧道的瘦削的脸，在幻想着莲花座与琉璃世界一样。我们不是已在不信鬼神的时候的不信鬼神的人了吗？

将来的另一型态的诗，是不是一些伟大的 Epic (史诗)，或者，象机械与工程师，蒸气，铁，煤，螺旋钉，铝，利用飞轮的惰性的机件，正是今日的国家所急需的要物，那些唯物得很的诗呢？

出现在这诗集中的诗，却是废物。只要看看我写出它们的背景好了：

——夜是失眠，我虽形无所动，心已被役于爱情中了。

——我把爱情，撕成一张一张的邮票。

——竟然是这样的情散，夜，泛舟片刻，什么全不行，日记不行，心不行，但梦却行，虽是终日不食了，我却不是终夜不寐。摇着船：月匿名了一半，好好的满月在云里成了浅夏的眉月，我这个人是属于感伤的男子的。

——夜之插曲：写诗，附在寄给她的信里。

还有什么话可说下去呢？

附录一：董存问过我，我的诗集名什么？回答了〈二十岁人〉四字后，他很以为这名目为柔弱，但我以为本是柔弱的东西，有了柔弱的命名又何妨呢？连带我就想起，最初我写的诗，作为退稿时，

他有着“不必伤心！再做！存”的按语的过去。两年来，他倒是不时在鼓励我的。就在这里感谢他吧。

附录二：我写诗的态度是要求准确性，这样也许造成更甚的privacy（“私”）了。我写过许多对我是很典型的句子，如在《刻舟求剑》中：“守株待兔，我今日尚不能免除”，虽然我自己喜欢，怕别人未必能懂的。我最反对夸张（exaggeration），在我不会哼 G 调小步舞的时候，我决不会写下“我哼着 G 调小步舞而来了”的。我要求我的感情的准确表现。此外，西洋诗看得太多了，不免蒙着影响，不一定有害于我的态度。我的态度，再说一遍，是严肃地写诗的。

附录三：我不在诗上求字的音韵的和谐，我写过一些五线谱上的音符和歌辞的平凡的东西，我严格地区别了诗与喉音之声乐。

附录四：我偶然写过下面的句子：追寻酷处
之来龙去脉，是读诗的方法。

附录五：我的一首诗，在遥远的不再回来的
日子里写的，我想我应该抄下来；（按：
此诗即《六十四分音符》，为本集的最
后第二篇，这里不录了。）

附录六：在此，致谢为我抄写，整理的那人。

（一）二十岁人

小月亮

这是一个小月亮的夜，一千个诗人写不出一句诗。却有几个大星星，在水面舞着灼灼的影。淡的银灰，自天空洒在水之东岸。你坐下了，我坐在你的右边。

一九三二年之作，下同

寄

躺在床上时，我不相信我们的中间是远离着的，
有三个省份，有一条三千公里的铁道，有了黄河长
江。

秋 夜

秋夜，雨滴着，仿佛是，是春夜雪溶泻的时候的滴水，
我的年龄的思想。

独 居

独居，埃及的十疫之一。寂寞呵，切碎的月亮直喷着
我！往日有欢乐的苦恋的，今日，苦恋更苦亦更欢乐

了。有着可泣可歌的小舟时，雾初尽，则泛舟旭上的独居之洲的窗前了。望着玛瑙大佛顶的风景，庄外的妇人是俏的。猿之必啸而后已，寂寞呵！乡村呵！村庄呵！独居呵！不久将降翻翻的霜了，是啊，将降下翻翻的霜了。

一九三三年之作，下同

桥 上

跨在三月水波上的那座桥，那纤细的乡村的木条的桥。我们行走到桥上水上看桥的影与人的影。乳色的水，乳色的三月流动了！桑果浮动着重色紫色了，野鸽子，伴着野鸽子，从水中的白云里飞近来。褐色的，桧木的桥栏杆，单恋着悠然而逝的水波。但是我们的摄影机的锐利的鹰眼，却记录了它们的感情的音韵与旋律。而且也记录了我们的乳色的三月之记忆，已被排列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这个编年纪之下。